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庫

九地篇第十一

此篇論深入之策略也

地形者言大地所呈之形勢九地者歷敵國所遭之境遇而分爲散輕爭交重衢圮圍死等名者因深入之次第不同應付之方法各異其大旨不外人情見利則伸見害則屈也能洞此理謀之以周形之以幽

應之以變處之以術則可馭眾於蚩貿之中玩敵於股掌之上尙何境之能困哉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此節論九地之情形也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

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者

深入伐人所歷之境也諸侯自戰其地者

爲散地者作戰境內瞻顧恒多鬪志未堅

士易渙散也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鬪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

孫子釋證

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特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遂敗鄖師於蒲騷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者初

入敵境士卒懷土勇怯不一情緩勢輕也

陳文帝時陳寶應爲亂虞寄與寶應書曰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未入敵地人多後顧眾寡不敵將帥不侔以

此稱兵未知其利寶應不聽遂敗我得赤

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者形勝之區人所

必爭也

司馬師討毋邱儉文欽等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軍宜進據南頓

保堅城因積穀奪敵之氣屢請師乃聽進據灘水王基復言於師曰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也今保堅城

以積實資敵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進據南頓儉等從項城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城苻堅遣太將呂光討西域還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定西域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河其勢莫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人自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據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我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爲光所滅

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者四通五達

往來交錯也安祿山叛常山太守王浦欲降賊諸將殺之時信都太守宋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不從仙運曰常山

地控燕薊路通河洛移而據之足成王事
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有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諸侯之地不決後史思明圍信都承恩降

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爲衢地者地

控數國先得多助也

楚懷王謂張儀曰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局天下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之匈

者越險入深情危勢重也

曹操圍袁譚於南皮譚出戰士

卒多死操欲緩之曹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破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譚麾下騎斬譚高芝芝討勃律李嗣業謂高芝白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

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
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遂表嗣業功山

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者山

川坎陷毀圮難行也潘尼曰道深地狹坂

馬赴僵曹操征烏丸次無終時方夏雨

水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溪要軍

不得進曹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雨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

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

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

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

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

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

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

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虜騎見之誠以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遂大斬獲所由入者隘所從歸

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爲圍地者狹

谷鳥道進退維艱一失隘口即受圍困也

司馬法曰兼舍環龜虎鈐經曰山狹隘

口

可以少擊眾

明萬歷三十年大方之

役御史徐卿伯上言曰安邦彥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蠢苗不足平不知澤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饑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疾而我兵已坐困矣不聽後悉如其言

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者鋒交刃

接有進無退能戰則生不戰則亡也

李衛公曰

死地則當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
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也

宋文

帝時魏遣奚斤攻夏主赫連昌於平涼奚
斤進軍安定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督租
於民夏主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
患之監軍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
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
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
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
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
吾兵罷食盡不一決戰死在旦夕救騎何
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
馬少爲辭頡乃陰選騎二百匹待之夏主
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
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此節論九地之處置也

散地則無戰者境內之戰不宜輕動堅壁

老敵伺倦而擊此處散地之法也

韓諱曰自戰其

地不宜動 黯布反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潼間分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

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自戰其地爲

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二軍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而二軍散走

輕地則無止者

甫

涉敵境士心未專亟宜深入以固志氣此處輕地之法也宋浙西馬步副總管李寶上言曰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必死者難却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擊之可以得志

帝從爭地則無攻者必爭之地先據爲利攻而後得則失策矣此處爭地之法也

攻秦許歷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奪之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交擊之大破秦軍

交地則無絕者往來交通設險嚴備勿使敵絕以便進退此處交

地之法也

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犯獨松百丈幽嶺等關江浙平章嘉璋

將董搏霄曰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地也既又分爲三軍

一出獨松一出百丈

一出幽嶺然後會兵

擣賊巢穴遂克之

衢地則合交者先以

介使要結鄰好我得外援彼失眾助此處

衢地之法也

左傳曰要結外援遣鄧芝修好於吳芝至吳時

吳王猶未與魏絕

孤疑不時見芝芝乃自

表請見曰臣今來亦爲吳非但爲蜀也

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弱

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

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

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

吳有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

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並兼

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

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重地則掠者深入敵境轉輸維艱就地徵發以充軍食此處重地之法也若敦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謂其下曰可分兵抄掠以充資用又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故令鄉人知之瑱聞以爲實乃據守要害欲曠日老之終不能制圮地則行者山川傾陷道路毀圯次舍均艱勿留亟去此處圯地之法也司馬法曰歷沛歷圯左傳曰秦晉戰於韓原晉戎馬還

滯而圍地則謀者兵處狹谷先塞隘口蹈止

隙乘間以發奇謀此處圍地之法也

漢高祖伐

匈奴圍於白登七日陳平乃畫美人使人

以上閼氏曰單于圍漢急漢將以美人獻單于閼氏恐單于之受美人也說單于解

圍而去

諸葛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李恢

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

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

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

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

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

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

接牂柯江與亮聲勢相連南土遂平

死地則戰者鋒鏑當前

疾戰則生并氣一力不可返顧此處死地

之法也

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禿髮烏孤遣將救業呂紹以業等軍盛欲

從三門闕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陳以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

遜諫曰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與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矣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歸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

所不戒也

此節論必勝之道也

卷之三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者衝其首尾使不

連屬也

朱元璋諭徐達曰聞常遇春出海

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

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

今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一

競東也

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

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

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善處逸待勞可一戰

而眾寡不相恃者破其本援使不應接也

克

晉大興二年平州刺史灌懿鎮遼東陰說

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其效慕容廆諸將

請擊之處由王國初舍其鋒甚銳不可與戰宜用計以挫之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龐閑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龐有謀各引兵歸龐掎其無備以奇兵大敗宇文氏盡獲其眾 貴賤不相救者間其將士使不力援也 六韜曰發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眾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 吳子曰將離士卒可擊 唐高祖時安撫使李大亮擊張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